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祖国在危急中

〔法〕奥·布朗基 著



K565.43/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祖国在危急中

[法] 奥·布朗基 著

顾良 冯文光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2698



商 務 印 書 館

1982年·北京

89269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祖国在危急中**

〔法〕奥·布朗基 著

顾 良 冯文光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266

---

1980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95 千

印数 10,900 册

印张 8 1/4 插页 5

(60克纸本)定价：1.05 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 译者的话

谈起布朗基，人们往往想到布朗基主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布朗基主义无非是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而行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布朗基主义者曾干了许多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蠢事，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思潮具有欺骗性，因而在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往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敌人。但是，对于布朗基本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历来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sup>①</sup>，“无可怀疑的革命家”<sup>②</sup>。这似乎是个矛盾，其实不然，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等同起来。

毫无疑问，布朗基一生曾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因为布朗基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法国工人阶级虽然“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sup>③</sup>，但在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法国主要地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难免要在革命的领袖人物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在这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指出的，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sup>④</sup>。

即使在布朗基在世的时候，他本人和布朗基主义者也是有区别的。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正确指出：“布朗基的革命本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1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 45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40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12 页。

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sup>①</sup>确实，布朗基所特有的革命家的品德和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始终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辈，为了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翻译了布朗基的《祖国在危急中》，并写了一篇布朗基传略，附在书后。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王锡君、刘 焱、顾家庆、殷叙一等同志大力协助，顺致谢意。

译 者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589 页。

# 目 录

译者的话	
序	1
发刊词	17
巴黎的防务	19
博爱	37
改组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	40
全民族的抗战	43
拉维叶脱事件	47
巴齐尔记者	55
反动	58
普鲁士国王和临时政府	60
我们要枪炮和子弹	63
被愚弄的巴黎	65
抗战的必需	68
生死存亡的问题	70
军事独裁	72
国难日益深重	75
卖国的准备	77
局势	79
市政选举	81
神权	83
两次游行	87

反动派的论据·····	88
一次崇高的胜利·····	90
再谈反动派·····	92
我们要维护政府·····	93
再谈反动派·····	96
垂死挣扎·····	96
末日来临·····	99
外省的消息·····	101
巴黎陷于孤立·····	103
再谈防务问题·····	106
局势的危险·····	115
威廉当记者·····	117
在黑暗中摸索·····	119
我们的耻辱·····	122
1792—1870年·····	124
炮轰·····	126
政府的信义·····	130
十月三十一日事件的真相·····	131
停战和投降·····	137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三日共和国被判处死刑·····	140
一个民族的灭亡·····	142
垂死的征兆·····	144
毁灭·····	146
最后的喜剧·····	149
政府的业绩·····	152
人民无权决定·····	157
瓦解·····	159



一篇情文并茂的杰作·····	162
特洛胥宣言·····	166
决不要议会·····	169
小偷·····	181
政变·····	185
泰晤士报和特洛胥将军·····	188
反动派同俾斯麦的公开勾结·····	191
背叛·····	194
一个民族是怎样灭亡的·····	198
丧失了主权的民族之命运·····	200
外国人的政府·····	203
无耻之尤·····	207
侵略者·····	210
沉默·····	214
戏剧的结束·····	216
配给制·····	219
结束语·····	223
布朗基传略·····	227

## 序

这是一部充满忧伤的书。

这部充满忧伤的书是一位殉难者写的。

本书各篇发表在普鲁士的隆隆炮火声中，言简意赅，只要读上几行，人们就会感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痛苦似乎仅仅出自一种预感，但它是来自确切可靠的经验。

因为，付出一定代价所取得的经验，能使人们具有洞察、预见和先知的本领；在历史上各个时代，曾有少数几位杰出人物真正掌握了这种经验，本书作者也许是其中最可靠的一位。

九月四日事件<sup>①</sup>后，本书作者立即看清了那些肩负拯救祖国重任的人的真面目，根据他们最初的所作所为，他预料到了他们最后的行径。

逻辑的推论！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重重的压迫和迫害下——作者在一生中，始终光荣地承受了这样的压迫和迫害——，作者日复一日地写下了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篇章；今天读起来，祖国经历的种种惨状犹历历在目。

命定的结局，阴险的背叛，把人民出卖给国王，这一切的一切，

---

<sup>①</sup> 1870年9月2日，法军在色当被普军击溃，拿破仑第三被俘。9月4日，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国防政府。——译者

都活生生地、有血有肉地出现在本书中；可惜呀！可怜那崇高的巴黎竟没有懂得阅读这些每天刊登在小报上的文章；今天，在这局势再一次令人感到担忧的时刻，正当法国军队代替了普鲁士人，又把炮弹从高地打进巴黎城墙的时候，我们重读这些坚定不移的文章，再一次看看这帮依靠帝制为生的强盗和杀人犯如何压制人民的命运，确实是十分富有教益的！

本书所收文章摘自《祖国在危急中报》。

这些文章是在火热的环境中随手写就的，如果能加以修饰和压缩，当然更好。由于需要重申一个相同然而又是不可缺少的思想，有些句子难免重复。但是，和每篇文章所得出的惊人的真理相比，这也就不值一提了。

怎么，这些文章是在十月，甚至在九月写的！早在十月，您已经在说垂死的挣扎！

怎么，就在谁若是对胜利流露一点怀疑，全巴黎都要他脑袋的时候，您早已预料到了灾难！

为了这些预见、建议、请求和愤怒，您遭到了如此激烈的攻击和诽谤！……

为了要把出卖祖国的这些混账家伙们打发回俾斯麦那里去，您被判了死刑！

可怜的人，您永远是受害者！您的命运是多么不幸，但又是多么崇高！

我们知道此人的一生，我们了解他，在他的神话般的经历面前，我们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

至今没有人敢于或能够写出他的历史！

布朗基是个完人。

他是泰伦斯<sup>①</sup>笔下的男子汉，尤维纳利斯<sup>②</sup>笔下的大丈夫，他既是人又是公民。

在他的身上，首先引人瞩目的是他的坚毅、镇定和刻苦，使人确信无疑地感到他是一个百折不回的人，是一个贺拉斯<sup>③</sup>所说的那种坚守志向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坚信自己的信仰，即使葬身于世界废墟之下也无所畏惧的人……天塌下来也许会使他吃一惊，但决不能把他吓倒。

布朗基实际上是用头脑生活的。他的一切全都集中在那里。

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面对着社会问题，他立即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可是在新世界的大门口，有一只无情的斯芬克斯<sup>④</sup>，谁走到它的面前而又不能猜中谜语，就会被它吞食掉。

布朗基很快懂得，在这场决死的斗争中，必须准备丢掉脑袋；从那天开始，他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了。

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充分的准备。

确实，历史可以见证，在一八二七年，他才二十一岁，就在

---

① 泰伦斯(公元前190—159年)，著名的拉丁文诗人。——译者

② 尤维纳利斯(公元60—140年)，著名的拉丁文诗人。——译者

③ 贺拉斯(公元前65—8年)，著名的拉丁文诗人。——译者

④ 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就被它吞掉。——译者

街垒上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脖子；一八三九年，他被判处了死刑；后来，被流放到蒙圣米歇尔岛、贝尔岛、杜朗；随后又被送到非洲。他总是受压制，受迫害，被流放，然而他反抗更加激烈，斗争更加英勇。

我们看到，在一八七〇年，他参加了十月三十一日事件；在一八七一年，参加了一月二十二日事件。几天以后，他的名字在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又一次出现，他第二次被判处极刑。

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如此。从斗争开始直到现在，他永远坚定不移。

他将坚定不移，直到死去。

看到布朗基的百折不回的坚定性和始终如一的勇气，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敢于冒险、勇于作战的斗士。

错了！……他首先是勤于学习的人，是思想家。

不过这位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英雄。

事实上，很少的斗士能像他那样努力研究、思考和探索，很少的斗士能像他那样善于学习、刻苦地思考和研究。

他的深刻、敏锐而又自信的思想足以剖析问题，洞察事态，扭转局面。这种奋发学习的精神使他赋有——我们已经说过——某种新的官能：预见；而这种预见，归根到底，无非是推断的正确。布朗基能由此而及彼，得出结论。论据的基础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始终是无懈可击的，得出的推理，即判断，也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在面临某种局势时，由于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布朗

基能够超脱并控制局势。

因为布朗基——请允许我们借用这个古老的比喻——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巧匠，而且是掌握着一切最完美工具的巧匠。

布朗基是一位学者。他是数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他的头脑里有整整一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是特别严肃的，因为布朗基已经想到了从中排除掉低级学者们在公众面前用以炫耀自己的华而不实的陈词滥调，而这些东西只能搅乱人们的思想，此外毫无用处。

因此，布朗基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物。他以永恒原则作为他立论和思考的基础，他是能够应付各种局面的人物。

他的敌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布朗基是革命派中最完备的政治家；对他很了解的蒲鲁东常常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谈的是政治方面。

他的私生活也许更不寻常。

这位穿着红色服装的杀人凶犯，极其普通、憨厚、坦率、温和、亲切——一种毫无拘束，有时显得粗犷，但却十分真实和持久的亲切——，这样的品格简直举世无双！只要同他有过一次亲切的会面，人们就可以感到，在他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几乎是冷淡的外表后面，有着对于一切受难者和战斗者的真正关切。

因为，我们要说，布朗基不仅是个诚实的人，而且是完美无缺的人；这位典型匪徒的诚实是如此的真实，因而他周围的人从来都

是诚实的朋友，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此外，他的俭朴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是当代的辛辛纳图斯<sup>①</sup>——这个称号对他是最恰当不过的——，他不知道什么是肉体的快乐。再说一遍，他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头脑里。

由于铁窗生活养成的习惯，孤独简直成了他的一种需要。在随便一间小房间里，他考虑、研究和思索。

他按时用一点粗茶淡饭，总是那么几样，蔬菜、牛奶和水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人肉，喝过人血。

当人们看到这个身体瘦弱、面目清秀——温和而带讥诮——的人的时候，人们真是难以相信，他竟是一位具有惊人生命力的人物。

他的一位囚房难友是这样谈到他的：“我们上百次地看到他躺在专为他设置的可怕的牢房深处，半死不活地忍受着痛苦和创伤的折磨，突然因为头脑中闪现一个思想，他站立了起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富有生气和热情。”

这位囚房难友接着又说：“只有一次，他的内心为激情所冲动。这次感情冲动使他的头发都变白了。他的庄重而又勇敢的妻子去世了，他为此流下了痛切的眼泪，也许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我们看到他在一个月为痛苦而形容憔悴，几乎精神失常<sup>②</sup>。”

因为布朗基深得他的妻子、母亲和姐妹的疼爱，正如他受到一

---

① 辛辛纳图斯，罗马人，生于公元前319年，以生活简朴闻名。——译者

② 这里，我们不禁要引用布朗基的一段雄辩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永远铭刻在心头的痛苦：

“在我的同伴中，有谁像我那样喝干了忧愁的苦水？在一年里，我的爱妻远离着我，奄奄一息，在绝望中死去；然后，又是整整四年，我在牢房中孤身一人，始终思念着

切了解他的人的喜爱一样。

他现在只剩下两个姐妹和一个同她们一样值得尊敬的兄弟。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和监狱大门把布朗基和他的兄弟姐妹隔开了，梯也尔先生甚至不顾这些家属的痛苦，拒绝把监狱的大门哪怕打开一个小时。

布朗基从一八二七年开始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是的，正是他的高贵品德，正是他的毋庸置疑的权威，正是他的天才以及他的忠诚和老实的品格所赋予他的惊人力量，才给他招来了狂暴的冲击，使他成为别人发泄仇恨和愤怒的对象。

因为，在现今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类演员：社会主义共和党人，他们是少数；保皇党人；还有一帮形形色色的共和党杂种，他们的带有弹性的理想可以同样轻易地从儒尔·法夫尔跳到甘必大，从梯也尔跳到特洛胥，从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跳到一八七〇年九月共和国。

这些投机的共和党人，当然自称是君主制的敌人。

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搞掉某个王位，例如他们搞掉了路易一菲力浦的王位。

不过，在被推翻的王位上，他们又安上了一个由普选而产生的

---

故妻的亡灵：这就是我——唯独我——在这但丁的地狱中所受的苦难。我出狱时已是白发苍苍，身心俱裂！我这个可怜幸存者，衣衫褴褛，拖着受伤的躯壳在街上游荡，被人指骂为卖身投靠的小人，而那些路易一菲力浦的仆从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共和主义的彩蝶，在市政厅里熙来攘往；这些饕餮之徒满口仁义道德，训斥刚从他们的主人向监狱中脱身的可怜的穷光蛋！”



庸碌人物。

这位新主人，他们把他叫作共和国总统，并在墙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总之，这些人都自称为共和党人；不幸的是，由于不断地重复这个神圣的名称，他们最后也许真的相信自己就是共和党人了，并且他们无论如何总是使大家都相信了这一点。

他们是共和主义者，但仅此而已，他们决不赞成社会共和国。

他们要搞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也就是说，是不全面的、不现实的革命，是欺骗。

这些误入歧途的资产者，无论他们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对于那些他们平时称之为社会党人，而在发怒时称作共产党人的贱民们，感到深恶痛绝；而他们对于那些真正革命的社会要求，则用枪弹来回答。

他们就是六月共和党人。

可是，这些无情的死敌人数众多；正因为他们打着共和党的招牌，所以他们对付平民的确是有力的。

现在请大家设想一下，在人民的行列中，即在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共和党人的少数人中间，出现了一位人物——我想说的是一股力量。

假如他具有足够的智慧，能提出彻底解放人民的要求，假如他有足够的意志去进行这样的尝试，假如他有足够的魄力去完成这项事业。

最后，假如他具有必要的品德、天才、诚实、学识和忠诚，总之，